

真实事件改编的困境

——从电影《第八个嫌疑人》说起

李宁

近两年,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备受瞩目。尤其在今年,《保你平安》《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我经过风暴》《学爸》等影片接连涌现,其中许多电影斩获票房佳绩。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基于社会新闻或真实事件所改编,“取材真实”与“关注现实”成为竞相标榜的特色。借助于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各类社交媒体,它们频频制造热门话题,触发公众情绪,形成媒介事件,使得文本内外都表现出明显的新闻化、话题化趋势。同时这一波创作潮流,也让“如何改编真实事件”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

《第八个嫌疑人》亦是如此。除了主演大鹏颠覆自我的表演之外,该片的另一大卖点便是改编自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影片的宣传海报上,不仅直接打出了“根据建国以来最大武装劫钞案真实案件改编”的标语,还着重圈出了“真实”二字。真实案件、警匪对决、影帝飙戏,加上抖音等社交媒体的持续助推,让影片的话题度持续居高不下。

然而从最终的呈现效果来看,“真实事件改编”这一最醒目的标签,反而沦为了影片最大的软肋。

事件依赖症： 影片成为大小事件 之间的简单拼接

对于真人真事的改编,需要把握好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显然过度忠实于案件本身,患上了一种“事件依赖症”。

从故事角度来看,影片几乎按部就班地参照原案件,展现了主人公从密谋劫掠、潜逃海外、改名换姓到最终伏法的全过程。创作者在类型与风格上其实颇有想法:前半部分偏向生猛凌厉的港式警匪类型片,后半部分则转向更加写实和日常的风格。但整个故事平铺直叙,主要人物的命运尽在观众的掌握之中,缺乏戏剧性与悬念感。片名“第八个嫌疑



电影《第八个嫌疑人》剧照

人”所制造的悬念在影片中始终没能体现出来,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噱头,多少有些标题党的嫌疑。改编原本应是一种艺术再创造,但《第八个嫌疑人》几乎拍成了简略乏味的案情回顾。

更明显的问题在于,创作者没有深入意识到,文艺作品改编与真人真事改编并不一样。

例如,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已经经过了原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过滤和编织,有较为顺畅的故事逻辑为基底。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新闻等事件,其发生常常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将其搬演至大银幕上,就要以合理的叙事逻辑来改造与串联起偶然的日常事件,发掘日常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结构与意义。但《第八个嫌疑人》中各类情节之间的串联,几乎都靠巧合来实现。警察王守月(林家栋饰)因为交通噪音问题首次到访陈信文(大鹏饰)的建筑公司,便意外撞见了陈信文等

人密谋劫掠的现场;王守月发现潜逃多年的陈信文的踪迹,靠的竟然是偶然点开的一条朋友圈;王守月找到陈信文的落脚点,也是通过随机询问路人;杨芳(齐溪饰)则仅凭一句“老乡”,就将陌生人引进了家门。过多的巧合段落弱化了故事的合理性,让影片成为大小事件之间的简单拼接。

工具人群像： 人物之间缺少了纠葛感 和宿命感

对于事件本身的过分依赖,不仅使得《第八个嫌疑人》过度使用巧合手法来连接情节,也让影片的人物塑造过于凸显功能性而忽略了立体感。除了主角陈信文因改名换姓而带来的人物性格丰富度之外,其他一众角色几乎都沦为了人

物功能单一化,缺乏丰富前史与深层动机的工具人。

就劫钞团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突兀地交代他们策划、实施与被捕的过程,并没有深挖几位劫匪的动机与心理。例如,除了陈信文和陈欣年(孙阳饰)之外,其他五位劫匪为何走上了以身试法的道路?他们有着怎样各自不同的人物前史?影片并不试图作出解释,只是让几位劫匪各司其职——他们的任务就是参与劫钞计划,并因高调挥霍而顺利被捕,确保故事中只剩下陈信文兄弟二人逍遥法外。

即便是对于劫匪头目陈信文,其人物铺垫也并不充分。陈信文固然遇到了生意上的挫败和资金的危机,但为何下定决心冒此风险?影片没有给出充分说明,只是用与堂弟陈欣年抢劫出租车的少年往事来敷衍了事。片中陈信文被尊称“文爷”,并被父亲夸赞“聪明”,但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其傲人的江湖气概或聪明才智,描写的更多是其潦倒失意、低调隐身的一

面。而如果具备上述品质的话,陈信文应该会对劫掠作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而非仓皇出逃,也应该谨慎行事以避免最后作为围观群众误入新闻镜头而暴露行踪。

正面人物中,警察何蓝(张颂文饰)也是典型的工具人。观众对于他的身世背景、情感状态等一概不知,其人物职能就是主动代替王守月参与抓捕行动并中枪身亡,从而造成后者多年的负疚感。这一人物的全部魅力依赖的并非情节逻辑中的人物行为,而是来自于演员在表演中的细节:他在牺牲前强忍疼痛将子弹退出弹夹的举动,才让这一人物散发出些许真实的质感。

由于诸多人物缺乏详细铺垫,导致角色之间并未能构建起深厚的关系。整体来看,陈信文/陈欣年与王守月/何蓝一邪一正的兄弟情、陈信文/王守月的对手戏是影片中最为重要的三对人物关系,但除了陈信文与陈欣年兄弟俩的生死情谊稍显动人之外,其他两对人物关系的构建都不甚成功——影片对于王守月与何蓝二人的情感关系刻画不足,导致王守月直至退休仍一心执念凶手的执念变得并不令人信服;而作为警匪片中常见的“黑白双雄”配置,陈信文与王守月二人在故事前半段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人生交集,这就让他们缺少了许多棋逢对手的纠葛感和故人重逢的宿命感。

意义的匮乏： 正面人物未能制衡反面 人物的感染力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其往往会借助犯罪故事呈现人性与社会的某种失序状态,进而纾解集体的某种焦虑或困境。但对于表层案件的过度关注,阻碍了《第八个嫌疑人》将目光进一步投向社会事件背后的人性复杂性状况与社会结构性问题。

影片的英文名为 *Dust To Dust*,从陈信文兄弟俩苦心孤诣潜藏多年仍然难逃法网的经历,的确能够体会到一种人

世苍茫、尘埃落定的宿命感。除此之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主题的法制教育片。实际上,借助这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延伸至21世纪的案件,影片原本可以观照一下我国快速推进的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症候,从而生出更为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但显然创作者的目光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几个人物中,缺乏了一种更加广阔视野。

导演李子俊在访谈中曾提及,他要借助这部电影来探讨其中的人性和道德问题。但实际上,影片对于人性的探讨并不深入,尚且停留在“犯罪者也有人性”的层面。片中对于人性复杂性的书写也较为外化:一方面借助凶凶事件来凸显陈信文心狠手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温馨的家庭关系刻画其温温柔柔的性格。至于陈信文更加复杂的心理状态,影片刻画得显然还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陈信文这一人物,影片应和了当下国产影视剧热衷于塑造悲剧式反面人物的潮流。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剧中涌现出高启强(《狂飙》)、叶文洁(《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秘的角落》)、沈默(《漫长的季节》)等一大批性格复杂且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反面人物,陈信文似乎也可归入这一行列。片中,陈信文被塑造为一个疼爱妻女、思念父亲、维护兄弟的好男人形象,俨然一位朴素真诚的家庭伦理观的代言人。其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动容:在以莫志强的身份步入新婚的当日,陈信文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对手机无言地跪拜在地。此类场景,很难不令人对其产生同情与怜悯。但问题在于,影片并没有对陈信文的复杂性做出深层的溯源与解释,只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同情而同情。同时,王守月、何蓝等正面人物的塑造实在单薄,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于是,对于陈信文这一反面人物的过度共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恶的正当化的危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浪漫的是相遇,还是我们?

——《装腔启示录》里的亲密关系难题

李静

每每逢年过节,网上都流行一则段子:“北上广的Mary、Vivian和David陆续回家,变成翠花、大妮和二狗子。”中央商务区写字楼里的“假面生活”被暂时中止,都市生存战里习得的精英腔调如同铠甲般卸下,平行宇宙开启。调侃之余,也不禁令人好奇,这些都市“高级打工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生活与情感世界?

由李漠执导的电视剧《装腔启示录》(以下简称“《装腔》”),便敏锐聚焦这一话题,以14集的精巧体量,讲述了北京红圈所律师唐影(蔡文静饰)与投行经理许子诠(韩东君饰)之间相遇、暧昧并最终卸下伪装、结成伴侣的爱情故事,其间还穿插了多对典型的情侣关系模式作为镜像对照。

爱情故事千千万,此剧的杀手锏在于刻画了都市“装腔”群体寂寞缺爱而又高度理性的“拧巴”状态。由此,男女间的暧昧拉扯,便成为最大看点,相关讨论亦随之而来。

暧昧即正义： “浪漫爱”的转义

《装腔》改编自柳翠虎于2020年在“豆瓣阅读”发表的同名小说。导演李漠的剧本改编思路十分清晰:以装腔为噱头,探讨情感关系;主线通过情感主题来串联,装腔则作为话题和手法穿插其中。“剧中唐影与许子诠的情感戏所占时长比重并不算特别大,但每集都紧扣“情感关系”的主线,承担起递进任务,暧昧气氛被反复渲染,每集结束于煞费苦心的剧情留白,这些都令观众大呼上头。加之季风剧场的周播模式,追完更新的观众往往陷入“电子失恋”。

氛围感是《装腔》的独特标识。比如,唐影与许子诠在项目合作间隙,于茶水间偶遇,氛围感从何而来呢?双方的台词非常少,主要通过茶水沸腾的意象、许子诠的贴心操作、两人的眼波流连,尤其是对两人靠近又远离的脚步动作来呈现,犹如一曲抒情探戈。腾挪拉扯之间,情愫滋生,欲望蔓延。这类细节辅以精心制作的爵士乐与帝都街景,立体还原都市男女的极致暧昧体验。

不过,这类欲罢还休的观剧体验主要集中在前九集,尤其是在所谓神秘的

第八集。该集有着多重戏剧张力:唐影对马总(耿乐饰)幻灭后,奔向许子诠家中,而许子诠彼时却徘徊在她家门口,二人遗憾错过。这幕戏剧性的错过桥段成功调动观众的移情机制;二人的口是心非,对进退出处的谨慎计算,带来情感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最大程度激起观众的好奇心。

有意思的是,观众享受这种不确定性的“煎熬”。而自从第10集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不少观众便觉不满,“直给”的剧情似乎终究落到俗套的偶像剧情节,纯爱部分反倒非常“不浪漫”。与纯爱叙事互为镜像的,是剧中唐影的妹妹林心姿(包上恩饰)通过“计分表”来选择男友,结果排在首位的徐家柏(代云帆饰)被证明是个控制狂。《装腔》以这条线索讽刺了“情感计算”,试图重新为爱情复魅,正如大结局的自述:“浪漫的不是我们的相遇,浪漫的是我们”。一番去伪存真,重回回到纯爱叙事的模式。

但对观众来说,浪漫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暧昧过程。当“浪子回头”的情场高手从低沉克制的男低音变声“夹子音”,整部剧的调性被搅乱,在暧昧与纯爱撕扯出一道鸿沟。难道是观众对“浪漫”有所误解吗?恐怕,更多还是因为“浪漫”的实际所指正在发生转变吧。

戴锦华曾提出“个人主义绝境”的概念,指出绝对“自由”的当代人逐渐丧失建立亲密关系的欲望。在2023年的文化语境中,嗑cp(正如本剧的“嗑唐cp”)、追恋综、看纸片人谈恋爱,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甜”,比起亲身遭受爱爱的“苦”或是理顺亲密关系的“账”,真是轻松许多。“浪漫”,逐渐意味着在个体足够安全的前提下,获取一定的快感或安慰,而它当然可以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获得。“过于古典”的浪漫爱,反倒因为过于确定而丧失游戏快感,或过于理想化而令人无法信服,极大地丧失了动人心魄的力量。

“装腔”亦写实： 情感驱动的影像策略

与剧中“情感计算”与“浪漫爱”的

彼此割裂一道来临的,是对于《装腔》是否写实的争议。

比起李漠此前执导的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2021)和《三悦有了新生活》(2022),《装腔》用了相对“写意”的手法来勾勒主人公的职场戏,而且更多聚焦高收入白领群体,因而有了不够那么接地气的质疑。从导演的采访中得知,他曾在律所与投行体验生活,而且在置景、取景、台词与形体等多方面都注意贴合人物实际生活状况。因而,关键在于创作上是否不重视“现实”,而在于不同主体对于何为“现实”、如何呈现“现实”的认知存在偏差。

总体来看,《装腔》对现实的刻画力度,主要不是来源于“实证化”的细节,而在于深入探究情感关系,追求以影像语言述说“内心真实”。李漠如此阐述其创作理念:“《装腔》是‘知世故而世故’,跟生活死磕。”“死磕”的这股劲儿,我们没办法通过硬核的工作场景来展现,也展现不了。所以我的解法是用情绪推动叙事,用氛围复刻他们在职场产生的各种情绪。被直属领导甩锅的委屈,项目暴雷的失落,通宵加班的崩溃……这也是让观众共情的最有效的方式。”解法在于“情绪”与“氛围”,换言之,都市人共同面临的情感状态,他们的自我调适以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构成《装腔》所要描绘的“现实”。

具体来说,以情绪驱动叙事,很典型的就是在职场戏中借鉴《摩登家庭》等美剧的拍摄手法,使用高度晃动的镜头来模拟眼球的直视感,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借助情节与台词来塑造。这种“亲临其境”的压迫感,也最终输出为高压下的情绪状态,即便不了解剧中人物的具体工作,也能轻松代入,初期观剧甚至还能看到许多太过真实以致引发不适的评论。这种情感压力,经常以旁白、独白的金句来展现,比如第一集唐影的自我描述:“我们把自己当人,但在中央商务区的写字楼里,更多时候,我们只是被当作一个工具,是时代与社会默许的千万个运转着的小小齿轮之一,昂贵又廉价的劳动力罢了。”相比起工笔描绘工作细节,《装腔》显然是以虚击实,花了更大篇幅在不可见的思绪流之上。

再比如项目爆雷后,唐影在天台黯然泪下:“北京真的好大,可是我们真的好小,小到好像不管你怎么努力,都

没有人看到。”这些金句或旁白,或独白,或以个人特写“对镜说”(比如第八集“烧仓房”一段,以及在想象中怒怼上司的场景)来呈现。高度情绪化的台词树立起鲜明的价值观,却没有令人厌恶的说教色彩,连带起都市打工人普遍的精神困境。

因此,虽然《装腔》最终还是打造出“纯爱”的美梦,但因为捕捉到“暧昧情感”“异化劳动”与“装腔”等几大切中当代都市人生活实际的要素,所以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真实感”,尤其是展现情绪的真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装腔”的立体呈现。剧中的“装腔”起码有三层含义:一是消费主义层面的“装腔”。剧中以诸多喜剧桥段生动刻画了精英圈层中虚与委蛇的装腔言行,以喜剧之名,行讽刺之实。二是对于唐影和许子诠来说,装腔同时也是个人品位与自我期许,是敲开圈层门户的人设符号。《装腔》没有一味抨击这类行为,而是将之理解成为一种“人在江湖中”的向上管理手段。这比起单纯的消费主义批判要更为复杂,对都市白领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属性多了几分洞察。三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唐影与许子诠都受过情感伤害,再进入新的亲密关系时,需要在装腔的伪装下一遍遍确认与试探,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安全感。而这也展示了如今都市人建立真正亲密关系的困境。在此意义上,承认与展示“装腔”,便是一种真实。

曾有人评价原著小说是献给中央商务区的一封信,那么改编后的剧作也可以被视为一封献给都市人的情书,它给观众制造了一场精致的美梦。唐影与许子诠的人设独立而又势均力敌,男方帅气多金,得遇良配后立马炸掉自己的整个“鱼塘”,更使得整个故事走向避开了两性之间因权力、观念不对等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当代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难题,由此得到的恐怕也只是想象性的解决。但无论如何,对“浪漫”转义的呈现,对亲密关系的某些洞察,对于都市人伪装自我的多重理解,都是《装腔》所能触及的“现实”,其中也不乏“启示”存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研究员)



电视剧《装腔启示录》剧照